

史228.2 11

574.2

部二

4379

:20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

真宗

宋 李燾撰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  
太初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陳設如大祀  
惟三進酒飲福竝用金醖羣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貢  
舉人蕃夷酋長道釋耆壽坊市民悉集宮門外舊儀皇  
帝殿上再拜羣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司定上再拜內  
外皆拜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奏表臣庶家悉置香臺  
上香望拜官司檢察之是日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  
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德殿  
受賀大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賊及已殺人者咸除之內



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卽考課以聞緣河江淮兩浙民田經水災者悉蠲其稅

丁亥賜玉清昭應宮國子監印本經書各一部

己丑樞密院言準詔定承天節南郊奏蔭子弟恩例宰臣樞密節度使帶平章事子授東頭供奉官弟姪孫左侍禁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節度使子授西頭供奉官弟姪孫右侍禁左右僕射太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諸行尙書子授左侍禁弟姪孫左班殿直三司使翰林資政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左右常侍上將軍統軍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兩使畱後觀察使內侍省使子授右侍禁弟姪孫右班殿直給事諫議中書舍

人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待制三司副使防禦團練客省引進四方館閣門使樞密都承旨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孫三班奉職大卿監帶職少卿監諸州刺史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南郊刺史以上如承天節例其諸衛大將軍少卿監諸行郎中帶職員外郎內諸司使樞密諸房承旨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諸衛將軍諸司副使子授借職樞密諸房副承旨子初命授同學究出身再經恩授借職

景德四年十一月有詔

是日中書進呈御

史中丞馮拯應詔舉太常博士知桂州王專大理寺丞河南府軍巡判官趙喻上曰此所舉官當與常異竝令轉官專與轉運使副喻與通判差遣王且曰王專前後十六人保舉轉官亦已三年誠如聖旨處分趙喻近得



京官欲止升差遣今後舉官欲竝以考第歷任進呈上然之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宮奏告禮畢也置禁軍左右清衛二指揮在雄武弩手之上月俸錢五百以奉宮觀灑埽之役

三班奉職袁昭慶上其祖彥周朝所授告敕中有二聖名諱壬辰詔遷昭慶官以告敕付修史院 詔玉清昭應宮判官自今赴宴班在龍圖閣待制之下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劉筠同知上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爾若能精擇寒峻雖多何害又曰聞所試諸

科六通已上卷中小有點污粘綴若記驗者卽駁放苟實緣誤失亦可憫也當諭主司勿卽駁放次場面試以辨其真僞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置謄錄院實錄

未見疑本脫

當考其月日初秦州民家子趙抱一牧牛田間一夕

院實錄

有扣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能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謹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問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慙口茹甘菊柏葉果實甘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



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  
野行露宿上祀汾陰歲至京師猶卯角得召見賜名度  
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  
多養生事無方外奇說於是有詔蠲其家租稅

乙未謁玉清昭應宮前一日命從臣悉屏葷茹因幸上  
清宮開寶景德寺王旦等以車駕詣宮寺焚香必百拜  
因請自今正殿再拜外諸殿令宰輔分拜上不許再表  
以請乃詔禮儀院詳定差減其數焉 是日上幼女妙  
元入道

丁酉加天書刻玉都監內殿承制入內押班周懷政為  
如京副使模勒官御書院待詔盛亮等各進秩初刻玉  
既成上欲自王旦而下咸遷官旦等固讓且言懷政等

尤勤其事請行賞典從之

戊戌上自滋福殿奉玉皇聖號冊文赴朝元殿後幄刊  
刻命周懷政專掌其事 上封者言自今文武官授川

峽任其家屬有所依而輒攜赴者請不許首罪從之

徙棣州城先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  
高於州城者丈餘朝命累年役兵修固益念徙城重勞

民力而去冬盛寒尚有衝注若東解必致決溢為患滋  
深今請於州之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

阜改築州治以今年捍隄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

令權度支判官張績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  
遜等同莅其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

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其餘以貸民期

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其餘以貸民期



來歲輸新治公私便之孫冲既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  
州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據孫冲  
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知棣州  
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及準為樞密使卒徙州陽  
自秋至春凡四决口皆塞之輸送往來隄上者輒榜之  
信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來隄上者輒榜之  
為使者論奏徙襄州按實錄會要及本志則徙河之議  
乃王曙李應機所建非出於準也曙即準女婿當時  
議果出於準耶及是則曙已去矣眾見準在樞密棣州  
卒徙因以爲徙耶實準初議恐未必然也冲既徙襄州  
猶爭徙州不便然故城沒水丈餘則州豈可不徙耶冲  
傳蓋不究其本末似因當時人所作碑誌行狀略刪潤之  
耳當考其賭博逮捕既眾豈無濫刑自今有司勿更窮究止用  
本罪論決

甲辰中書以準敕舉官姓名進呈請以歷任及爲人所  
舉多者入大藩知州提點刑獄爲一等大藩通判小郡

知州爲一等幕職州縣官年限及元敕歷任無大過者  
令銓司注替磨勘引見從之會要八年正月  
二十三日事

戊申分遣侍臣禱雨於玉清昭應宮廟社諸神祠

庚戌詔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及林特等各舉供  
奉官至殿直有武幹者一人 先是秦州遣兵深入戎

境創建寨柵而州之亡命卒有爲鄉導以侵略邊戶者  
鈐轄岑保正上言欲與知州同巡邊王欽若議從其請

上曰朕聞秦州每歲巡邊事體甚重所以專任守臣者  
蓋有說也若與鈐轄皆行則蕃部稟合不一久必生事

乃詔諭保正事無大小皆聽參議惟巡邊止令知州獨  
往事有便宜即行訖報部署鈐轄司會要係此事于正  
月若欽

若不當與議欽若議乃寶訓所載恐未  
必是欽若或當移入欽若再秉樞後  
以西上閣門

賣書合通監三篇  
卷八十四



使夏守贊都大提舉草場先是守贊任崇儀使與閣門  
祇候劉承渥李居中同提點倉場至是遷秩故命差降  
之仍令承渥等每公事謄申守贊不得連簽

二月癸丑三司言陝西入中糧斛交鈔併多富民抑其  
價直既賤市之又稽留之有害商旅致入中艱難須有  
釐革用懲其弊元定百貫交鈔官給十九千今請依市  
所買每百貫有加擡者官給十二千無者官給十一千  
收市之上慮其奪民利止令權宜行之不得著為定式

會要推易門以為七年二月今  
從實錄據本志亦有不同當考

甲寅占城國遣使來貢 宗正寺火有司奉玉牒屬籍  
置他舍得免判寺官竝坐責黜令鹽鐵副使段暉擇地  
營宗正寺自今判寺官不得攜家屬居之因詔諸司庫

務益嚴火禁 詔內侍省選官為太廟宮闈令歲滿無

遺闕者當與甄獎 夔州路轉運使言黔州西南密州

蕃族張聲進遣使貢馬詔許赴闕既而又言聲進至南

甯州龍漢堯邀而劫之遂相讎殺不已乃降敕書安撫

焉降敕安撫乃閏十一月今并書然則張聲進所貢竟未  
會入也實錄正史皆以西南密州為南甯州今姑從

京西轉運使陳堯叟議開滑州小河以分水勢河北轉

運使李士衡以為流患魏博請罷之上曰各庇所部非

公也丙辰命戶部副使李及西上閤門使夏守贊視河

利害及等還言開河便乃規度自楊村北治之復開汴

河於上游以泄其壅塞詔可 詔諸科舊舉人宜復場

後引試考較經御試者終場引試考較 西蕃首領嘉

會要按九州獨無密州當考

西蕃首領嘉



勒斯賚埒克遵溫布且摩羅木丹竝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嘉勒斯賚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

丁巳詔禮部貢院官暴得疾者委監門使臣與無干礙官視其所苦速令歸第 三司借內藏庫錢十五萬貫 玉清昭應宮言太初明慶殿惟朝命乃建道場其皇親近臣許於紫微殿寶符閣下餘人止於諸小殿及道官解宇醮設從之

壬戌給涇原路籠竿城公用錢歲二十萬時都鈐轄曹瑋等言本城民鬻酒歲二百三十萬請以其羨數給公用故有是賜瑋又言涇原界掌事蕃僧哩碩琳布齊等四人乞賜紫方袍師號詔從其請

丙寅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竝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褒號不開府仍結銜在功臣上帝謂宰相曰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重於煩擾宜速止之府牧自此始

淮南兩浙民饑丁卯遣知制誥陳知微戶部判官虞部員外郎袁成務等四人分路巡撫所至按視儲糧闕乏處規度轉給因察訪巡檢使臣能否有弛職者換易以聞 增澶州公用錢歲五十萬從知州靳懷德之請也 上嘗謂王旦曰懷德涖官廉勤不張事勢河上夫役躬親巡察有斂乞者立就眾中區斷由是下無敢犯近城小園內侍過之詢灌園者且云舊納蔬州廨自懷德至



卽罷如此謹畏可委煩重且曰懷德經學出身通方幹  
濟年始七十彌精吏事誠可獎也

戊辰詔申禁諸司奏事取進止而疑似兩取指揮者先  
是吏部銓引選人中書以累有論薦勘事未行坐誤入  
人死罪準敕原放命與小處官銓曹奏取進止上曰此

自當從敕處分因申明舊敕禁約之

三月十七日事  
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親謁玉清昭應宮幸開寶寺上清宮祈雨

甲戌令登州於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  
者

乙亥詔淮南南路廩粟爲糜粥以濟饑民遣兵戍揚楚泗  
廬潤五州州一指揮警盜也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

### 竝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轉運使樂  
黃曰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  
畱守司事上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曰察之盡得其  
實上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他日上謂宰相曰或  
言黃曰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饒假王且曰太  
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爲稱職上曰  
近聞外官多事依違黃曰苟能如此亦可嘉也然不可  
過當生事宜密戒之

堯咨徙鄧乃四月  
壬申今并書之

庚辰大雨上作甘澤應祈歌賜近臣

三月辛卯中書上羣臣應詔所舉官上覽之曰皇甫選  
人言其好談民政陳絳亦聞有吏幹王且等曰選好師



幕古人而臨事迂闊無益於用絳制策上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李永錫亦在舉中且等言永錫卽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上因曰搢紳之士多恣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源也且等曰唐文宗朝二李各樹朋黨迭相升黜晚年自不免禍職由此也

甲午上又作諸岳祭告文皆遣使刻石於廟中

丁酉賜邕州公用錢二十萬以其地管蠻洞備犒設也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上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曰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上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點抹者或未當命宰

相閱視之且曰考官過爲艱難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進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竝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旣考定上顧問王且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眞所謂搜求寒峻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竝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竝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爲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旣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上之親試



進士也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上說特賜五品服

甲辰詔增鎮戎軍公用錢歲二十萬初本軍歲給一百三十萬地當極邊軍屯頗眾故增焉仍賜白金千兩以備器用 又賜鳳翔河中府青潭州長吏添支錢有差乙巳詔緣邊諸州士卒為蕃界所部送官者如實投蕃即依元敕區斷若因緣避役即決隸本指揮名下從知鎮戎軍李餘懿之請也

夏四月辛亥以殿中侍御史廖安世知太平州庭試舉人日安世為封彌官不時請觀覬望恩寵故出之

癸丑召宰相觀書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遂臨水軒賦詩各賜衣帶器幣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

尚書陳堯叟刑部尚書馮拯兵部侍郎趙安仁與焉

乙卯宴近臣於長春殿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

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

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

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

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合翰林學士陳彭年以趙

安仁等知貢舉起請事件著於式 詔陝西緣邊鎮寨

都監監押寨主知蕃兵侵寇熟戶即時部兵策應違者

重行朝典 先是懷衛濱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科

者因聚數州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如乏試

官宜令轉運司選鄰州官充不得移舉人就他州併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



丙辰詔知荆南馬亮發潭州虎翼軍五百人屯鼎州俟  
辰州有警則往赴之以辰州言溪蠻擾動故也於是知  
辰州張綸請入陳利害加兵翦除亮亦請濟師王旦曰  
此蠻賊之小者不足以煩天誅但當備禦剽竊勿使得  
至境上杜其無厭之求即安靜矣上曰觀綸此奏必能  
撫綏深入之議特須裁制不可行也十二月乙酉命東  
曹克明知辰州  
或移此段於彼

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頌記望賜御製御書從之 邠甯  
副都部署王守斌言西界蕃部指揮使朗密囊瑪魁孟  
雙二人投環州歸順詔先有熟戶蕃部逃亡爲西界所  
納者可移牒追取俟其遣還乃以朗密囊等付之  
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爲武勝軍節度同平章  
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以河北  
歲輸絹闕督之甚急準頗右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  
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  
劾主吏以下上勉從其請而用赦釋之蓋京師歲費絹  
百萬而準所助才五萬而已準又以三司放馳坊軍士  
不俟給裝錢爲特過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  
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於  
疇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  
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  
準之未爲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  
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便殿勞問數四因曰



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上謂且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且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皇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呈之且且令卻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翌日謂且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且不

答且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且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且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且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且求為使相且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既而上問且準罷當為何官且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合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司馬光記且薦準且云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按詠死于祥符八年八月亮時但為工部侍郎雖且卒時亮亦未為尚書也果問詠即當在八年以前準未使樞密時準所以得使樞密則由且此薦也其後復入中書則距且之卒幾三年矣



記云旦沒歲餘上卒用準蓋誤爾準使樞密由旦此薦  
則問張詠固當前此若前此則馬亮方為給事中知洪  
州上未聽聞必有司審置兩府恐不當遠問或問他人而  
元震病入對上問張詠及且薦準必不誣也但決非臨  
旦扶爾今輒附見準罷密時更須詳考之殿承馬亮  
亦仍舊司馬光記旦入對延和殿本承明  
殿祥符七年始建景祐元年對延和殿未延殿承明  
今止稱便殿本傳云旦將罷相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掖  
扶而升輒以薦士大夫十數人自以此前未嘗云旦得  
對也今輒以薦士大夫十數人自以此前未嘗云旦得  
疾其扶掖入見事為準未使樞密以前未嘗云旦得  
得獨對則與司馬光所記差同但張詠沒既數年上對  
承明不止為問也且殿實錄本紀殿則天禧元年六月  
得召對一本在崇政殿一在紀實錄殿亦有所傳不備載  
明獨對一本在崇政殿一在紀實錄殿亦有所傳不備載  
也承明對獨薦準及且福所薦又十數人所聞決不誣  
決然上問張詠及且福所薦又十數人所聞決不誣  
顧時之先後有可疑并問馬亮亦所聞決不誣  
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竝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 令緣邊知州軍巡檢月往諸軍營宇巡教 增絳

州公使錢歲五十萬從知州錢惟濟之請也  
甲子上謂王旦曰上封者言中書不言事罕接賓客政  
令頗稽滯旦等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  
奏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日奉德音動  
遵睿旨外人不知者是臣等無漏言也罕接賓客誠亦  
如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守臣及非次將  
命羣臣陸辭之後未嘗不見或齋到劄子者觀其所述  
可以詳悉泊復詢問即涉傲求大約中書庶事動守程  
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疾徐日有奏籍然思慮不至事  
或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上慰諭  
之王珪會要以此事繫 上又謂旦等曰朕每有所聞  
於中書無隱必宣示之而臣僚言事多請不付中書恐

賣食台道監製編 卷八十四



貽怨責然或漏露何也王旦曰臣等每奉德音或有施行至視事閣中盡屏左右親錄進止授本房吏外無知者或慮舍人草詞筆吏謄本之故當益戒令嚴密然朝廷命官如轉運使副三司判官之類不出藩郡知州久經事務者外人或能預料十得五六苟能擬議符合則無所逃謗上曰此事不免有之但心存至公亦無所害朕孜孜博訪欲在位盡公致天下久安無他意也  
乙丑兵部侍郎趙安仁兼宗正卿權判都省改判宗正寺朝廷以陵廟事重司宗者位卑不稱故有是命  
丙寅詔曰自我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欺甯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厥之處及在京諸倉監官等竝須兩平受納不得

侵削所收羨剩不理為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即依元敕施行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等收到出剩乞行酬獎有司以咸平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晟嶠子

戊辰昭德軍節度使信都安簡王德彝卒德彝娶王顯孫既納采而女未歸也上疑其禮以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彭年曰按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服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今請女服斬衰於室既葬或攢而除之上然之 詔忠州彭文綰自今歲賜錦袍又賜下溪州刺史彭儒猛獎詔以辰州言其捕獲蠻寇故也  
己巳賜戎瀘州富順監聖惠方各一部以其地多瘴疫也



辛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爲右司諫直史館上之親試進士也內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析其義仲容所對頗詳備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授焉

壬申榮王元儼宮火自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祕閣是日上爲信都郡王德彝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不及成禮王旦等請對於內東門之便殿上曰祖宗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財貨不足憂慮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謹當罷斥竊聞主藏者收救錢帛諸班軍校皆戮力爭前人百其勇上曰朕所憂者惟軍儲爾錢帛所傷不多至於大禮賞給亦可以漸致若軍儲不足須至累民此朕所甚憂

也遂下詔罪己令文武百官上封論事無或隱蔽命參知政事丁謂爲大內修葺使殿前都指揮使曹璨馬軍指揮使張旻入內都知秦翰同管勾修葺公事賜救火諸軍親事官緡錢

戊寅以比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王膺通判道州膺準詔言事辭理荒謬有乖詔意故出之

王膺當考

五月辛巳朔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準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其知情干連人悉具以聞詔韓氏斷手足令眾三日凌遲處死知情人處斬餘並等第決配先是當死者甚眾王旦獨請對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過爲殺戮恐失前詔



意也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邪上欣然納之由是減

死者幾百輩當失火時固已知自榮王宮矣命官勘劫

慮緣坐者眾或及無辜爾若云不宜罪人則恐失實歐

陽修神道碑乃由旦子素遺行錄略加剛潤耳今取參

考稍易秦翰言內臣端午時服望權住給賜從之

王午安靜武信軍節度使榮王元儼奪武信節度使降

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記室參軍崔昉坐

輔導無狀亦責官 詔西來回紇齋礪砂係禁物竝釋

其罪以蕃部未知條約故也 禁緣邊人收市夏州貢

奉使所乘馬

癸未詔罷貢舉一年 中書門下樞密院請罷給月俸

不許又請罷賜端午時服許之

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事

乙酉上幸東華祥符左銀臺昇龍等門及朝元殿賜役

工緡錢 占城國王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自

言有弟陶珠頃為交州所掠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

攜以還蕃許之仍賜陶珠衣幣裝錢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內諸軍準備支用外

有錢四十萬貫紬五十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

以上供優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

城申嚴火禁甚峻上以羣臣更直寓宿寒冱之月飲食

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 廢

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祇候高班內品 癸巳上御崇政殿親慮繫囚死罪情輕者貸之 以瀛



州團練使李延渥爲右領衛大將軍濱州團練使棣州團練使陳直爲右監門衛將軍誠州團練使皆久病莅官無狀故也 詔自宮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爲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王偁東都事略詔宗室皇親及外廷臣庶之家不得銷金鐵金金線之類爲衣服用 知制誥錢惟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獎之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乙未西涼府斯多特遣使來貢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爲飾者竝易以錦繡

己亥詔近禁銷金慮北境人至榷場未知條式或賣違禁物與近邊商旅貿易宜令知雄州李允則以意諭北境仍錄所降詔付之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壬寅中書門下請以庫藏熏損匹帛襍物給所請月俸及衣賜五分析支文武百官學士而下相繼拜章以請詔不許章再上乃許之

甲辰妖人谷隱鯨面配瓊州牢城遇赦不還斬重榮汀州斬有方沙門島仍以詔諭解州民庶自今無得傳習隱術隱先坐罪編管解州因用妖術惑眾重榮師事之有方嘗給取隱資財甚眾至是付御史鞠劾而謫焉 丁未禮儀院詳定自今大禮皇帝位褥依舊例及別敕用紅紫羅外其非時詣宮觀寺院焚香竝用黃紬褥羣臣行事齋醮宴設謝恩拜表竝用紫紬褥永爲定式先是儀鸞司乞改製錦褥上謂三司使林特曰朕內庭未



嘗踐錦繡此褥止外庭襪用殊無愛惜自今當詔禮官  
止用黃紬紫紬褥可也因言儀鸞司什物如道場中錦  
繡供具本奉真聖而掌事者輒自取用或至踐履衛紹  
欽嘗掌儀鸞一夕朕聞外黃門語喧乃私取錦褥為紹  
欽奪去又魏昭易掌御厨內侍數移換食而昭易執不  
與雖小事當官執守亦大不易國家一毫之用盡出於  
民典司者能各惜費乃是薄賦之原也 詔江淮兩浙  
駐泊及巡檢兵士竝遣習水者往以舊兵不習水難使  
捕寇故也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詔自今吏部選人有罪犯者  
銓司未得定入官資敘竝具考第及所犯取旨先是銓  
司請今後曾經追停人再理考限及格乃得入令錄上

曰如是則沈滯者眾矣朕近見一選人涪化中及第二  
十餘年無公私事故至今未及十考由是而言不宜更  
加考數因條約之 會要六月一日事

壬子丁謂言修葺大內諸殿畢功

癸亥詔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飾者以他物代之 白  
波發運判官林濰請自今開浚汴口令有司先事以聞  
朝廷遣官祭告從之濰特之子也又詔自今汴水汎漲  
踰七尺五寸即發軍士三千人防守河隄又遣內臣分  
掌京城門鑰如汴水汎漲防河軍士至彼竝即開關點  
閱放過

甲子改乾元門曰正陽門朝元殿曰天安殿日華月華  
門曰左右太和門又避太宗舊名改含光殿曰會慶殿



天光門曰太甯門

乙丑新授杭州觀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十人入謝  
上顧謂輔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眾  
拔士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級儻才  
行兼全則亨途何遠因言昌符即台符之弟上曰台符  
有文學其著述可采甚嗟念之 給事中知荆南馬亮  
言竊見天下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三二年間權住支  
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百二十餘石已牒本  
府納官訖詔獎之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從夔州路轉運使陝人  
臧奎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己卯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  
法賊致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賜修內兵匠物有差  
自今諸州有大辟情可憫者具獄以聞敕法律內重刑  
未稱矜恤者委法官與編敕官條奏先是上謂宰相曰  
朕以盛暑之月屬念囚繫欲肆恩宥何以為名王旦曰  
今邊鄙甯謐黎庶阜安風雨以時疵癘不作叶此景貺  
特覃大慶固其宜也翌日以條目進呈上曰前後赦文  
未嘗不以謹罰為首今當別白條告使四方曉解且乃  
以二事為請故特著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上謂近臣曰昨宮中救焚召發軍士宣旨所至應聲而來誠足嘉尙然茲事體大古者追兵以符正爲倉卒之際必須取驗契合也壬午詔殿前侍衛司自今非時宣召軍士俟見御寶文字乃得發遣無則畫時覆奏所降御寶不得轉付所司每遇遷轉遞相交授詔諸司庫務如中使宣取金帛錢物但依往例畫時應副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處死監官除名決配舊制庫務都數雖三司使不得知之丁謂充使日自陳度支經費宜知常數上勉從其請仍令副使已下不得預聞而主藏攸司不詳條禁每內臣有所宣索必盡數報之或

具列名物之籍以供故特申警焉

丙戌詔廣南西川京朝幕職州縣官丁憂離任願管押綱運者亦聽仍給驛券詔廣南路自今不逞之民五犯法者依法決杖刺配嶺北州軍牢城內未滿五次而情理切害者亦準此以繕修文德殿權放常朝俟畢功如舊

國初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處州便換先是商人先經三司投牒乃輸左藏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卽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畱滯其後定外地閑慢州乃許指射自此之後京師用度益多諸州錢皆輸送其



博易當給以錢者或移用他物又金帛闌出化外者尤眾厥價踴者商旅不以入中茶商所過當出算者令錄記俟至京師併輸之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抽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依新法歲入二百千俟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以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稅務嚴其覺舉每諸權務所受茶皆均地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故先獲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三四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卽付物時或特給程限或數月或百日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

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無以貼納反賤鬻於豪商有司從移用之便至有一歲之內文移至十數變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上封者皆咎改法庚寅上謂輔臣曰屢有人言所改茶法不便錢額增損茲亦常事如聞不利小商王旦等曰改法已來亦未見不便事所降元敕無釐革小商之文如上言者實有所長則望付中書施行或欲杜絕羣言則須別命朝臣較量利害上復以問王欽若欽若言素不詳其本末陳堯叟言但得物物入庫卽是課利丁謂曰河北陝西入得芻糧卽是官物入庫緣江榷場無剩茶卽是法行也其餘瑣細風傳之詞不足憑信或有章奏望一宣示可以商權大抵未改法日官中歲虧茶本錢九



千餘貫改法之後歲所收利常不下二百餘萬貫邊防儲蓄不闕榷場無陳積此其大較也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與三司同詳定

貫繫之明年正月今從實錄以童子蔡伯希為祕書省正字其父

龜從為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隨父至京師裁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

又以龜從久在場籍獎其善於訓子召試中書而命之又作詩賜伯希

癸巳編敕所言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舊自五匹徒二年遞加至二十五匹流二千五百里三十

匹即入絞刑緣法律凡加重刑皆須循次今獨此條頓至大辟望改三十匹為流三千里三十五匹絞從之

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言官吏犯贓者多蓋朝廷緩於懲戒王旦曰今品官犯贓情理乖當但千錢已上皆配隸衙前遇赦得逐便再遇赦得參軍文學終身不齒善良

其有犯法輕贓遇大慶不過得一判司每赴選調必首載其贓濫為辱極矣然萬一有當極典者朝廷但委之

攸司死者無由得免蓋太宗謹重刑罰行三省之恩此等多蒙減死陛下即位以來贓吏若比前代則犯者亦

似差少

丙申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知制誥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事先是上覩隨奏章謂輔臣曰隨

賦性柔順然有執守王旦曰朝廷羽儀皆出臺閣非清介自立加以該博則不能彈壓多士於是擢隨掌外制

續通志卷之八十五



隨以不善爲制辭卽出典藩郡尋有詔增應天府公用  
錢至百萬從隨所請也據實錄隨以是日除知制誥卽  
出知南京前此未有其比也當

考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上甚悼惜  
爲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及修內畢又遣使  
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  
身被四十九創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  
均給將士眾尤附之上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  
人亦不妄譽人每有敷陳深可信委旦曰翰廉謹謙下  
人多推其長者上曰翰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暱出  
入帳中無間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爲國  
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

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叶賴翰和解不然幾致生事  
上曰邊臣有傲很自任難爲謀事者翰必平之言無枝  
葉但推誠直致而已故人自樂從昨劉承珪卒翰言承  
珪不避眾怨與之不足者今必流謗望悉勿聽朕益嘉  
其爲人也其後重贈彰國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  
翰不畜財表辭所贄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甲辰詔編太宗妙覺集入佛經藏內藏庫言三司所  
借金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卽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貢  
充還今諸路納到三司指揮直送左藏本庫不惟漸失  
封椿數目又不應劉承規句當往例詔三司規畫補填  
先是宮城火詔諸王各徙宮於外秋七月庚戌命莊宅  
使長州刺史石知禹都大管句親王諸宮事



辛亥詔三班使臣廣南路替回者特免短使

癸丑令官告院自今大除授告身賜外蕃書仍用金花

綾羅紙時禁銷金有司上請故也

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暫詣京師

省其母詔可

丙辰王欽若準詔討閩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

人詔畫於景靈宮之廊廡詔自今諸路部署鈐轄都

監及尚書丞郎已上赴任許因便管押禁軍往屯所自

餘悉禁之以牛疫頒醫方於諸路免牛稅一年

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為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

寇準大不協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

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嗣宗舊嘗遊是州別墅在焉時

人榮之嗣宗表求兼領汝許州捉賊事詔不許本傳云

樞密寇準為使嗣宗與之大不協累表求罷故有此授

己未命知制誥劉筠乘傳祭汴口以河流淺澀故也

甲子秦州伏羌城寨戶文禹伐登聞鼓言頃年溫仲舒

以戎人屢擾寨戶遂拓疆界於隘路口大洛門置城守

把便致甯貼後來者卻召蕃部付與洛門地故迄今時

有鈔掠復請於山丹峽口廣吳嶺上古城大洛門城永

甯城隘路口置寨以遏戎寇詔優賜遣之

乙丑禁河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都監知州等私

買軍衣絹染彩博市府州蕃馬上封者言并州歲給

軍衣絹四萬餘匹皆自京輦送如聞軍中悉貿易之請



官自置場有願中賣者匹給錢千二百文收貯以備歲  
給可減輦送之半詔下三司三司亦言其便遂從其請  
丙寅宰相王元偓新宮賜以衣帶器幣又遣賜諸王宮  
緡錢各有差

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給

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

李迪為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上謂輔臣

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

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培斂以為

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迪傳云迪自  
嘉勒斯賚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命知上作讀十

九代史詩賜近臣和坊州言大雨河溢民有溺死者

嘉勒斯賚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命知  
永興按此時嘉勒斯賚初未叛也今不取

詔賜其家緡錢

壬申詔如聞河北陝西及宜州犯罪遠配人各有田產

安居自今經赦不在量移之限丁謂奏葺大內功畢

六月壬子巳書諸殿畢功今又書不  
詳其故或彼但諸殿此總言功役也

乙亥中書門下言每歲祀昊天上帝及饗太廟舊例竝

宰相及參知政事攝事近歲多遣他官慮乖嚴重之旨

請復舉舊例從之宮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為解

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

亡詔起復仍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

自是凡十年不遷十年不遷據  
本傳附見

是月詔三班院自今諸河催綱巡檢竝選曾經監押巡

檢殿直幹事者充初三班定侍禁李世隆為蔡河撥發

續通志卷八十五



巡檢捉賊上曰世隆年方二十五未經歷任上封者屢言催綱捉賊多差權勢子弟故條約之 馮拯王曾等受詔同詳定博易新法皆以謹重敦信爲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內臣藍繼宗等亦屢陳其不便上以問輔臣丁謂對臣夙知利害願得與之辨尋召繼宗等詢其始末悉不能對謂亟以聞

八月戊寅朔詔曰權茗之規著令已久固計入之素定非異端之可攻載詳言事之人時進單辭之說初陳封奏必煩述於事端洎究指歸多未詳於本末自今羣臣如有茶法便宜當顯拜封章盡述條目下有司詳議施行況金穀細務非軍國事機自合歸於職司豈朕所宜親決今後有所陳述無得更乞畱中

開封民崔白家京城素無賴凌脅羣小取財以致富先有滿子路者強狠任俠名聞都下趙諫以豪橫伏法白嘗謂人曰滿子路吾之流輩也趙諫吾門人耳餘不足算也白與梁文尉鄰居欲彊買其舍文尉未之許屢加詬辱會文尉死妻張與二子皆幼白日遣人多擲瓦石以駭之張不得已徙去卽以其舍求質錢百三十萬白因以九十萬市之張訴於府白遂增錢三十萬因潛減賃課以已僕爲證詣府訟張且厚賂胥吏白素與殿中丞權大理少卿閻允恭善遂祈允恭達其事於開封府判官國子博士韓允允坐張妄增屋課杖之白因大言自銜於鄜市皇城司兼知以聞詔捕白付御史臺鞫問得實己卯允除名授岳州文學允恭除名授復州文學



白決杖配崖州牢城白子端決杖配江州本城仍下詔  
戒諭都人

壬午命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同句當長公主宅及郡縣  
主諸院公事初命供備副使麥守恩句當至是守恩請  
以入內都知同泣其事故復命景宗焉

癸未以河中府陝同虢州歲歉民流命侍御史李行簡  
乘傳安撫仍與轉運使議發倉廩出糶及振貸之行簡  
馮翊人嘗官於蜀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  
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  
還子美遺以黃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其為  
監察御史王嗣宗所薦也王旦數稱其才上亦雅知之  
再遷侍御史行簡為御史乃詳符詔京東西河北陝

西承前例差車牛及和雇般輦悉罷之以牛疫故也

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

謚忠定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

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

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

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以為忤云詠素以介潔著稱

晚年在陳州頗營市產或侵刻細民時論惜之斬丁謂

聞所云臨終奏疏則歐靖聖

甲申知密州孫奭上言本州屢有強盜結案遇赦或赦

後捕獲準詔配本城者竝配牢城臣愚竊謂朝廷益以

本城牢城分為輕重今若一槩取斷慮失詔意請下法

官參議詔自今諸州軍準詔刺配本城者止配本城有



軍額指揮不得例配牢城

丙戌以進士戴國祥試將作監主簿時知昇州馬亮言往歲有同年及第戴永赴官嶺表謂臣曰苟不生還以

遺孤為託未幾永卒訪得其子才數歲收育於家既長則妻以幼女願賜釋褐振其墜緒上嘉亮之信義故有

是命秦州言隆中族蕃部來劫般擦默星族首領郢

成斯納等與戰勝之賜錦袍銀帶茶綵有差

據會要事當在丙辰

已丑上謂宰臣曰近省羣臣準詔直言皆止尋常事務

王旦曰其中多以興建宮闕為言向敏中曰外人不知

修崇真館雖暫役兵卒實無妨民事上曰亦有挾情屬

意詞近裨闔者殊不知矯偽易辨且曰至於劉驥者援

據今古若素畱心著撰及觀其歷任始則違法取息錢以告敕質之尋又枉法受賂削藉配隸今始得為文學而抗章高論自謂人莫我若上曰古人云察言觀行正謂此也

庚寅知汝州祕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

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

相繼屬文有正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辛卯增置忻州駐泊都監一員從河東安撫司之請也

甲午知永興軍李迪言長安故都舉人及衣冠子弟甚

眾多恃蔭無賴恣為凶很自今所犯情重者望許部送赴闕詔可有鄭文坦者府之豪族其家坐徒者已三四



人文坦貸貧民息錢使倍償之至是數踰三四而匿其要契索取不已迪遂械送闕下決杖黥面配郴州牢城遇赦不還

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林特爲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特精敏善吏職據案終日不倦上以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尋又命特爲修景靈宮使兼管句景靈宮會靈觀事上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曹瑋言蕃戎之情不可專行恩惠宜先加掩殺使知畏懼然後招撫則悠久之利也邇者秦州蕃部本因張佶力取其地使無粒食以致侵擾今或量給曠土俾之耕作實

綏懷之策也詔從其請仍戒瑋不必掩殺

戊戌內殿崇班周文質爲內殿承制依前內侍省押班充涇原路駐泊都監兼緣邊巡檢代王懷信徙懷信爲秦州駐泊都監初張佶至秦州拓地立四門寨據大洛門而不以恩信待蕃部由是戎人蓄忿屢來抄奪上以問輔臣王旦曰佶輕信而易爭恐生邊隙如聞王懷信所至寬猛適中請改任之向敏中曰頃年溫仲舒逐蕃部過河人以爲便上曰朕亦曾詢訪蓋頃歲益屯兵七千始得無患邊防幸且甯靜人民安堵何必生事遂有是命尋又徙佶爲邠甯環慶駐泊鈐轄張佶爲邠甯環慶鈐轄在九月并書戊午今故供備庫使楊居中孫宗禮伐登聞鼓上言祖居中前知鼎州以發兵討蠻故侵用公使錢二十萬



有司責令償官詔除之補宗禮爲三班借職三司借  
內藏庫錢四十萬貫令京兆河中府陝同華虢等州  
貸民麥種

辛丑禁軍中角觝戲右班殿直韋繼昇護河隄凡十  
五年上嘉其勤擢閣門祇候幸端王元儼新宮賜衣  
帶鞍馬還宰相王元偓宮時車駕將出而南陽康孝王  
惟吉子裁十歲暴卒上謂宰相曰元儼旣已宿設難輟  
此行當令不作樂不與從官會酒如鈞容音樂亦可止  
不王旦曰鈞容儀衛也不可止況中下之殤禮當旁絕  
陛下情所不忍則罷從官會飲不以樂侑食誠爲至當  
丙午曹瑋言嘉勒斯賚所遣劉旺諾爾遣帳下沁巴結  
來告近遣西涼斯多特部兵十萬掩殺北界部落勝捷

續入獻首級數

此據會要乃二十九日事今追附當考

詔審官院以近

地二年半已上遠地二年已上權與差替不爲永例上

以京朝官俟闕旣久奉朝者頗多故有是詔

此據會要不得其日

九月己酉注輦國王羅茶羅乍遣使婆里三文等來貢

眞珠衫帽各一及眞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

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

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

捧眞珠碧玻瓈升殿布於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

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

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

里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

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七城



統三十一部落其王相傳今三世上待其使者例同  
茲國明年使還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婆里三文至  
襄邑縣以疾卒因葬其地上閔之遣官馳往祭奠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先是  
堯咨兄樞密使堯叟因奏事言堯咨會赦當復龍圖閣  
直學士上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堯咨請用蘇  
易簡前自知制誥落職未幾復爲知制誥上不許因曰  
堯咨亦嘗爲知制誥且授此職可也堯咨性剛戾數被  
挫辱忽忽無聊上聞之復以問堯叟堯叟曰堯咨初不  
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至此望取原犯事尤重  
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爲乖  
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

甬通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眾論甚喧不但  
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  
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成命旣出羣言愈謹卿曾不內  
省但曰爲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  
前後事狀盡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御史中丞馮  
拯上言皇城副使焦守節緣坐免官雖逢赦宥未蒙任  
用望特降恩旨甄敘上曰拯執憲大臣宜謹所舉守節  
常人何須此奏也此事不得其月日今附見

甲寅以引進使高州刺史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  
曹瑋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兼緣邊都巡檢使涇原儀  
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別鑄安撫使印給之時總噶  
爾嘉勒斯賚立文法聚數十萬遣人入奏願討平夏以



自效上以為戎人多詐慮緩急寇邊侵擾熟戶先命周  
文質監涇原軍又徙瑋是州兼兩路事以備之賜瑋公  
用錢歲三百萬仍詔自今不兼安撫使者給其半上謂  
宰相曰頃曹瑋入朝言埒克遵峻酷專恣已失部族心  
恐必不久嘉勒斯賚嘉木布之後眾漸歸之咸以埒克  
遵持權自任不平其事王旦曰大抵好殺則斂怨弄權  
則敗亡雖在蕃夷亦不可不戒昨秦州言埒克遵自作  
威福慮恃朝廷恩寵凌轢邊部此亦近理始者寇準聞  
埒克遵之言以為必破德明故其賜予太過上曰王嗣  
宗亦言外國相殘中國之利也朕思之何必幸其相伐  
但令曹瑋安撫近邊以重兵鎮秦州常設警備毋得輕  
發此最為上策也

經武聖略以此事繫之五年誤矣曹瑋入朝乃今七月事今因命瑋知秦

州并書之

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  
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為注又作周官及儀禮  
注竝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為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  
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  
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摭  
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  
定月令林甫等為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  
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前訓臣謹  
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  
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  
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竝須更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八十五



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賊請因擒獲強劫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上曰法有常科豈於安平之時而行慘毒之事乃詔守珍等捕捉盜賊送所屬依論決情理切害者奏裁守珍事與四年三月在京東時略同庚申權判鴻臚寺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上言請纂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前朝貢諸國續畫其冠服采錄其風俗為大宋四裔述職圖上以表聖主之懷柔下以備史臣之廣記從之及復以圖來上上曰二聖已來四裔朝貢無虛歲何但此也乃詔禮儀院增修焉增修乃明年四月己亥今并書

壬戌命左司諫知制誥劉筠為契丹國主生辰國信使

供奉官閣門祇候宋德文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李及為正旦國信使侍禁閣門祇候李居中副之戊辰賜知豐州王文玉緡帛米麵羊酒以其父承美葬故也

丙子令入內內侍省自今命使臣句當後苑御園東門

司龍圖閣太清樓竝報樞密院給宣初甘州回鶻國

可汗王伊嚕格勒數與夏州接戰其貢奉多為夏州抄

掠及總噶爾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其使故頻

年得至京師既而嘉勒斯賚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

汗不許因為仇敵聖祖臨降之歲秦州遣指揮使楊知

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渠富綬榮還甘州會總噶爾怨隙阻歸路遂畱知進等不敢遣於是敏得先歸可汗王



伊嚕格勒上表言巴烏公主病死以西涼人蘇守信劫亂日與交鬪不時奏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厯日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總噶爾使開朝貢之路蘇守信者夏州所遣領兵七千馬五千戍西涼者故伊嚕格勒奏及之伊嚕格勒疑卽夜落紇也巴烏公主死尙須奏聞若伊嚕格勒非夜落紇則不應奏語不申敘也冬十月己卯以甘州西頭供奉官張綸爲東頭供奉官綸本甯州牙吏陷甘州常具西鄙事宜附奏京師上嘉其忠順就補供奉官以俸給甯州本家至是又附奏請因國家大禮行慶預遷秩故有是命仍命樞密院遣殿侍齋綸書付甯州本家取還書付西來使往以慰其心辛巳以刑部尙書兼御史中丞馮拯爲戶部尙書知陳州增給公用錢歲百萬時議選官知天雄軍上曰馮拯

政堪此任願求閒郡何也王且曰拯頃歲辭疾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也上又曰朕每選擇官吏但患才不充用豈朝廷未知耶實訓以對上爲向敏中今從拯本傳所載壬午以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王曙守本官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周起加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時二州歲當代上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威方面者鮮矣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人才之多也王且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

政堪此任願求閒郡何也王且曰拯頃歲辭疾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也上又曰朕每選擇官吏但患才不充用豈朝廷未知耶實訓以對上爲向敏中今從拯本傳所載壬午以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王曙守本官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周起加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時二州歲當代上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威方面者鮮矣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人才之多也王且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



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鑑其愛憎惟託上聖則庶幾無棄人矣

癸未遣使詣諸路揀選襍犯配軍人量移近地取其少壯者至京以隸禁軍老疾者聽從便

乙酉秦州總噶爾蕃部斯多特遣使來貢斯多特本西涼首領今此

忽繫之秦州總噶爾未曉其故當考

丙戌以右諫議大夫填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上召戒從吉日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耳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事體日新朕記作尹時有毆小民者吏納賂移於僕夫僕夫伏辨將斷朕疑其非本情也再令鞫問乃得實如此等事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上以問輔

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眾怨耳上曰當官宜守常道或強為善以取名則毀謗必隨至矣發運使李溥言江浙諸州軍淮南十三山場今歲入茶二千九百六萬五千七百餘斤視舊額增五百七十二萬八千餘斤

上封者言朝廷擇幕職州縣官眾所保任者授京官故川峽令錄多得良吏而川峽知州通判審官院以資例差往頗有老疾不治者己丑詔戶部尚書馮拯以下舉京朝官任川峽知州軍通判者各一人

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父名佺為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時翰林學士王曾亦領銀臺司宰相議



令迴代會上曰朕聞外議謂曾嘗封駁詔敕自是中書  
銜之多沮曾所奏今若罷去是符外議且曰臣等本無  
忌曾之意今聖慈宣諭為宰司避謗請迴與度相易曾  
如舊上可之且因言今封駁之任與古不同大抵除改  
差遣大小皆先奉進止繼入熟狀俟其可奏然後降敕  
此外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往往有之  
頒下四方誠為不當封駁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  
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上然之

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  
未備願別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  
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  
己亥益州路轉運使薛田言縣州要衝戍兵甚眾請依

彭州例增置駐泊都監一員從之

甲辰兵部侍郎趙安仁上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三卷  
有詔褒飾仍賜金帛知汝州楊億以嘗預編修賚物如  
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上製序賜名先天記  
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庚戌日南至上御天安殿受朝

丁巳上幸會靈觀宴近臣於祝禧殿賜兵匠緡錢有差  
庚申兵部侍郎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準詔以太廟朔望  
上食品味令臣詳定自今委御厨取親饗廟日所上牙  
盤例參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於十人赴廟造饌上副  
聖心式表精懇詔所上食味宮闈令監造安仁省視之



時知宗正寺趙世長言宮闈令欲與本寺官連署行遣公事王旦奏趙安仁今爲宗正卿總領寺事恐難與內侍通簽望令如舊上曰不若依宮觀例凡事令世長與宮闈令同狀申安仁據狀單署行遣安仁又言每歲遣宗正寺官一員朝拜十二陵往復悉依昭穆之次僅百餘里竊惟祠祀之禮本在精慤至怠乏卽禮容不成望自今三陵專差權宗正卿一員朝拜別遣官二員分拜諸陵所冀人無跛倚禮盡肅恭又請造長竿擔牀二副置陵表版以代漆匣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輿送陵下竝從之

辛酉相王元偃加兼尙書令端王元儼爲鎮海安化等軍節度使進封彭王 權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郝榮

言涇州戍兵甚眾請用閤門祇候一員爲都監從之甲子上幸景靈宮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幣有差以國子博士通判邢州郭懷玉爲供備庫使都監馮處正指揮使散直劉顯竝賜獎詔軍校卒伍第遷賜緡錢州民張益補鎮將賜茶絹免三年徭役先是州境有士卒十三人爲盜益伺知其所以告懷玉等部兵擒獲故第賞之 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親制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贈工部尙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先是有譏放循默者上聞之謂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眾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放將卒忽



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

己巳三司奏乏銀支用請令諸路榷酒課悉改輸銀上曰若此民間銀益貴矣因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增踴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算此外則兩蕃南海歲來貿易有去無還加之坑冶興廢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上又曰聞長安故都至今有淘沙得金王者豈非當時尤盛富耶旦等曰咸秦自三代已來建都至西漢徙天下富民實之訖有唐千餘載相繼其富盛固可知矣方今京城繁庶與漢唐無異

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疆悖良亦遠而難制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今國家始封於宋開國於梁實四方之要會萬世之福壤也錄故文思使昭州刺史知貝州滕文襲子蕭山縣尉載知太平縣給俸終喪上尹京日文襲爲軍巡使以幹稱故優恤其嗣

壬申契丹遣使左林牙工部尚書耶律珍副使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簽署樞密院公事呂德懋來賀承天節

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使郎郭元與東女眞首領阿嚕台來貢高麗主表求賜麻日及尊號且言契



丹於其國西鴨綠江頭創浮橋又於江東築寨欲發兵  
焚毀則慮眾寡不敵邊民殊不安乃西女真爲之鄉導  
也郭元自言本國城無垣牆府曰開成管六縣民不下  
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  
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戶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  
西二千里軍民襍處隸軍者不黥面方午爲市不用錢  
第以布米貿易地宜粳稻風俗頗類中國歲一試舉人  
有進士諸科算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元  
辭貌恭恪每受宴賜必自爲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  
亦厚明年辭還賜其主詔書七函衣帶器幣鞍馬及經  
史聖惠方厯日等元又請錄國朝登科記及賜御詩以  
歸從之

甲戌以王旦生日詔賜羊酒米麵令有司供帳開封府  
具樂許讌其親友并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宰  
相生日舊例賜器幣鞍馬外惟於中書會輔臣至是上  
聞旦私第未嘗會客故有是賜 詔流內銓凡選人有  
貢獻文字竝許收接通進先是銓司言前興化縣令胡  
辟引見日不遵條約輒衷表以獻請付御史臺按劾因  
降是詔

十二月丁丑朔令三司減價賣炭以濟貧民

戊寅皇子加冠禮

壬午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上承天節四裔同獻壽  
歌上和之

甲申詔自今郡縣主南宮北宅諸婦奏親屬求遷秩者



候掌事及八年乃許

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嘉勒斯賚還言蕃部甚畏秦州近邊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人馬頗眾倚依朝廷嘉勒斯賚以埒克遵爲謀主埒克遵貪而虐好殺戮其下怨懼近築一城周回二里許無他號令但急鼓則增土緩則下杵不日而就承吉又圖上總噶爾城東南至永甯寨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康古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戊子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上曰殊少年孤立力學自奮人鮮及之加以沈謹造次

不逾矩甚爲搢紳所器或聞有大族欲妻以女殊堅拒之京城賜酺京官不得預會同輩召之出遊不答但掩關與弟穎讀書著文而已穎亦幼能屬詞朕嘗遣取其所業且戒殊勿爲改竄其弟請加塗乙終不知省亦不言其故周密至此信其稟賦本異也

庚寅詔三司文武百官月俸自來悉支見錢如舊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爲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遣牙校僧道至闕稱賀詔罷之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

癸巳駙馬都尉王貽貞表求試領郡政上曰世家子未嘗歷事遽任以州郡或致擾民不許

先是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隄



之費卽詔韋繼昇經度開浚甲午繼昇上言自泗州至  
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  
岡用工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  
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  
處爲鋸牙以束水勢使水勢峻急河流得以下瀉卒就  
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都監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  
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各開減水河竝從之  
仍命繼昇都大巡檢修護及功畢繼昇表請罷修河一  
年上曰惜得夫役誠善必不爲民患否繼昇極言其利  
上以當更遣人相視異日河決雖罪言者亦無益  
丁酉合同耀等州爲糜粥濟饑民  
己亥以御製陳書詩竝注賜輔臣因曰隋煬帝初平陳

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  
主深可歎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  
實皆取其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  
爲君必究其治亂言爲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  
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典雅摺紳稽古皆聖訓所  
及也 欽州言蘇茂州賊寇安遠縣劫掠人畜詔本路  
轉運使防遏之

庚子契丹遣使監門衛大將軍蕭日新副使衛尉少卿  
田文來賀明年正旦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鈔寫校勘  
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焉鑄印給之初滎王宮  
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旣別建外院重寫書籍彭



年請內降書本選官詳定然後鈔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校兩制內選官覆點檢又命兩制舉服勤文學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詳校計課用祕書省式羣官迭相檢察每旬奏課及上其勤惰之狀疑舛未辨正者聚議裁之詔可惟覆點檢官之職命覆校勘官兼之乃出太清樓書令彭年提舉管句募筆工二百人彭年仍奏監書籍內侍劉崇超預其事又請募人以書籍鬻於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參知政事仍領其務欽若為相以李迪代之自是常以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

總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此據本

并書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鈔寫校勘三館祕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選幕職州縣官有文學者赴三館祕閣校勘書籍以夏延火多復闕略故命購本鈔寫因命吏部銓取者又送人狀先試判三節論命入館校勘若三年改京朝官京朝官亦特令校勘者及校勘者三年皆先授校官俟轉大評事晁宗慤校勘者及校勘者三年遂令先授校官俟轉大評事晁宗慤校勘者及校勘者三年及吏部試中選理人分盛度陳知微於館閣京朝官中各舉會錢准演知制誥盛度陳知微於館閣京朝官中賢院校理宋綬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校理溫其著佐郎直集賢院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校理馬元充選凡校勘官復校於兩制擇官一覆點檢官主判館閣點檢詳校訖覆加點檢皆有程課以姑存之可參考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壬子延州界碩爾族巡檢殿直李文真與蕃兵轉戰斬濟裕太保首級命遷一資仍賜錦袍銀帶

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仍加刑部尚書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仍領昭武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曹璨領武甯軍節度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為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殿前都虞候蔚昭敏為馬軍副都指揮使領鄜州觀察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



以聞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從其言故諸帥皆遞遷軍果亡他上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實錄云刑部尚書張旻為南宣徽副使皆加檢保換昭武節度使曹璨則如丁謂換曹璨加官徒節可矣擢升兩府丁與曹異此必有他故今取遺事錄所載附益之當考又按會要云曹彬以平江南功為樞副亦依舊領旄鉞已未上詣會靈觀焚香命有司定朝拜之禮著為式此據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計錄詔獎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

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鞋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先是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而嫡母在禮官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曰士之妻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又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為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



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南齊  
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  
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卽令震解官震時校冊府元龜樞  
密使王欽若總其事言震嫡母在當免持服事下禮儀  
院奏云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顯官  
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攝職甲子詔震依舊赴  
宣徽院校冊府元龜蓋從宜之制也  
乙丑總噶爾嘉勒斯賚塔克遵等遣使貢謝恩馬五百  
八十二匹復賜以器幣緡錢總萬二千計初輔臣參議  
答賜咸曰塔克遵貪狡不識事機往因寇準輕信賜與  
過厚致其增氣今當約所貢直以給之或求華靡之物  
止可賜金塗銀器上曰來使自云塔克遵不法或不如

所望回必見殺此不足聽疑有教導之者曹利用曰塔  
克遵所爲不法甚多皆可詰責以抑僥求上曰或言以  
敵寇攻敵寇朝廷之利也向敏中曰趙德明今方納款  
何用嘉勒斯賚加兵況未能平設能平之其勢益大又  
須存撫之也王旦曰頃覩奏章稱立文法統衆三十萬  
朝廷亦疑其所爲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楊承吉還知其  
趣向惟貪財殺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無遠慮何由  
成功或假以恩寵則小小種落必遭凌脅若知朝廷不  
加信用則當自相殘戮矣上然之

己巳令樞密院每季上軍馬總數省月奏之煩也興  
州團練使德文言子侍禁承顯赴起居請依贈河州觀  
察使德鈞子承裕例班在贈鄂州觀察使惟忠子從恪



之上從恪於承顯雖姪行而拜職在前遂詔宗正寺定宗室班圖以聞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參行立職事同者先爵爵又同者先齒今請宗子官同而兄叔次第姪者並虛一位而立德文又言爵同先齒當敘尊卑爲之等列上曰朝廷班制以授官先後爲次不可易也德文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爲辭上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蓋德文秦悼王第八子其兄三人蚤卒德文於次爲第五也上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上每賜詩輒令屬和嘗有癩疾更數醫未效或曰有善治者在江南上爲驛召醫至曰藥用生牛乳詔有司日給一器疾已爲賞醫者以官又嘗因疾獻詩十三篇上悉爲和之數言

願得名士爲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惟忠魏懿王德昭第四子也

庚午詔傳法院以太宗妙覺集爲妙覺祕詮御製法音集爲法音指要摹印頒行從兵部侍郎趙安仁之請也度支員外郎知河中府勾克儉妻悍戾與豪家往還因緣納賄克儉不能禁辛未降克儉知尊州

壬申雨雪放朝以工部郎中張士遜爲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爲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襲衣犀帶緡錢又賜遵度金紫作詩寵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爲府官士遜時爲河北轉運使以其平雅和謹慝外任著治聲澹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



上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即召士遜赴  
闕而並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為翊善記室上曰翊  
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  
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且稱王學書有法且曰公  
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歐陽修以此事為責論  
德二年八月始建東宮  
崔遵度魯宗道實為諭德時王且已死矣今止從遺事錄發內藏錢二十萬貫令  
三司預市紬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齊間絹直八  
百紬六百官給絹直一千紬八百民極以為便自是紬  
絹之直日增後數歲遂皆倍於昔時云此據王鳴百一  
禁庭火左藏庫內藏皆然來年降旨州郡預支紬絹  
之二直民間每歲蠶績既登青齊間絹直八百文紬  
後皆倍于昔也又國老閑談云王且在中書祥符末內  
帑災縑帛幾罄時三司使林特請和于河外表三上  
而旦悉折之既而特率屬僚訴于宰府且徐曰瑣微之

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  
集受帛四百萬蓋且先以密府督之也今不取  
乙亥詔京朝幕職州縣官求致仕者令審官院吏部銓  
檢勘歷任具有無贓私以聞  
是月詔三司多於遠年帳案內搜尋名件直行指揮下  
諸州府根逐磨勘年月深遠案籍不全勾追照驗頗成  
煩擾自今不得復然違者仰逐州府將所下文字實封  
進納如州府自敢輒便行遣即委轉運提點刑獄司覺  
察聞奏 補樞密院守闕主事馬崇素為西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書令史馬崇至為左班殿直馬崇慶為右班  
殿直貼房馬用和為借職從樞密副使張旻陳乞崇素  
等皆旻妻族也

二月丁丑朔以左驍衛將軍致仕趙懷忠為文思副使



懷忠太平興國初爲黃門嘗從太宗出征得執蓋奔走  
左右太宗憐之前以疾致仕至是疾愈故有是命 詔  
在京勾當庫務臣僚有以公事上殿取旨者並與同官  
參議平允具體例以聞違者坐之初監官上殿多以獨  
見奏稟進止而所陳非當故命條約會要二月一日事  
戊寅以度支員外郎權知宗正寺事趙世長知孟州太  
子右贊善大夫趙廓權宗正丞事初本寺言陵廟行禮  
闕官令大宗正卿一員少卿丞各二員主簿一員時止  
趙安仁兼卿世長知寺事上因謂王旦等曰安仁嘗參  
宰府與世長列銜非便旦曰請自今命京官兼主簿郎  
中已下並少卿丞郎已上兼卿以爲永式然世長知寺  
數年忽降兼丞亦似無謂王嗣宗嘗言世長父用成坐

贓棄市不當使之司宗望授外郡別擇官以備宗職上  
從之仍詔月給宗正寺公用錢五十千

庚辰上謂輔臣曰提舉諸司庫務藍繼宗言權貨務去  
年茶引錢一百五十萬緡比新額殆虧十萬緡丁謂曰  
比遞年及新額雖少比未改法則利且倍矣自大中祥  
符已後歲及二百萬緡六年至三百萬緡七年又增九  
十萬緡故八年止有此數然以今年正月比去年已贏  
三十萬緡由是校之改法非不便也翌日中書復以三  
司歲校茶利數聞上曰從初歲利幾何至於前代與今  
孰多王旦等曰元和國計茶稅歲不過四十萬緡朝廷  
自克復江浙總山場權務共獲錢四百餘萬緡太平興  
國初並實錢也自後西北急於軍糧入中之際添估加



耗入粟之地與出茶之區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爲虛  
錢舊法弊極難於行用故須改法今若守而不變則三  
百萬緡歲利可以不失本志以王旦對上語

壬午徙知河南府寇準判永興軍知永興軍李迪爲陝  
西都轉運使

癸未詔御史臺推直官自今以二年爲滿不舉職者換  
它官依資外任時殿中侍御史金陵李餗援高弁俞獻  
卿例求補外郡中書言弁庸人無它能然在職將二  
歲以親老求歸侍特命知淄州獻卿累更任使得知潁  
州餗才通判一任入臺始周歲與弁輩不侔初詔以三  
年爲限若限其半特繫宸旨因降是詔 詔廣南綱運  
悉令官健送至關自今至虔州代之

乙酉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  
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爲至當而過信國忠林  
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  
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  
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十可見其七八唐室  
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浸厚也上曰陸  
贄言德宗英睿有獨御寰中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  
由獨治也

丙戌知秦州曹瑋言州民多訟田者及追取契要皆云  
亡失若召集鄰保頗爲煩擾蓋買地之初未嘗稅契改  
戶以是牒訴繁委臣即移告屬縣舊無契者限兩月詣  
官首露輸稅印券凡得新戶一千六百二稅錢四千二



百三十貫訟訴頓息慮諸路亦多此類望徧行條約從之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竦崔度並進秩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史亦賜之

己丑修國史院言兩朝實錄事有未備望降赴本院增修從之

辛卯以陝西民饑發廩粟賑之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王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庶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為才人

丁酉上封者言延州蕃部闕食正當農時望發鄰州廩米貸借從之已而轉運使言延州見貯軍糧二十七萬請出五千石賑給俟豐熟斂以還官詔可

戊戌中書門下請自今休假并放朝日兼乞後殿不坐凡再表固請詔自今上巳端午重陽二社及大雨雪放朝更不視事自餘如舊其事須奏稟者即時請封又請旬休日不御便殿視事從之



壬寅詔揚州公費錢每歲加給二十萬從知州薛映之請也

癸卯召近臣於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及御製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等上作詩命從臣和又幸流杯殿泛觴登象瀛山翠芳亭宴玉宸殿殿在苑中密邇宮禁上優寵宰輔每大禮慶成從容一召至焉後兩制皆預特恩也甲辰修景靈宮使丁謂請選軍士三百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給掃除之役詔可詔明州自今有新羅舟廳至岸者據口給糧倍加存撫俟風順遣還

三月乙巳朔詔自今旬假更不視事遇合覆奏公事卽詣便殿請對

會要三月一日詔

秦州蕃郡尙揚丹者嘉勒斯賚之舅也斯賚使與熟戶

郭幹蘇都謀立文法於哩旺族謂蘇都曰文法成可以侵漢邊復蕃部舊地曹瑋知之厚結蘇都嘗解寶帶予焉蘇都感激求自效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得吾首猶可斷以獻瑋察其誠謂曰我知尙揚丹時至汝帳下能爲吾取尙揚丹乎蘇都愕然曰諾後十餘日果斬其首以至丙午瑋請加爵命上深嘉瑋功欲顯賞蘇都又慮嘉勒斯賚以瑋潛遣人害其親族爲言或致紛擾賜瑋詔令詳度之瑋方議築南市城奏蘇都獻地宜賞乃授蘇都順州刺史南市本曰南使蕃語訛謂之南市西南距州百五十里東北距籠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戒要處也瑋請用秦渭五州兵及近寨弓箭手城而居之異日戍兵代還則別募勇士三千爲南市城弓箭手



上以瑋靜而集事手詔褒美據實錄授蘇都順州刺史  
日始詔瑋詳度瑋奏蘇都獻地方行誥命行誥命當又  
在二十一日後也蓋初二日始除蘇都為刺史元未行  
出須瑋復奏故二十一日後乃行出實錄但記始除耳  
今取前後事并書之城南事實錄又在二十五日今亦

戊申召宗室觀書玉宸殿己酉復召宗室宴射苑中前  
召觀書從容移晷不暇寘宴故復召馬上問諸王以經  
史悉能應對分閱卷目皆不差互上甚悅遣使巡撫  
溫處州發廩粟賑貧民因按視杭州江岸京兆府言  
民饑詔賑之選內侍三班各一人為秦州緣邊走馬  
承受公事時曹瑋請以本路駐泊都監王懷信為安撫  
都監有機事則副使都監更迭入奏上不許而置是職  
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錄

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

校勘官階勳或賜服色初東封後令兩街集有行業道

士修齋醮科儀二年七月壬申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

八年正月丙申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二年八月辛卯明年於崇

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

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侍郎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

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

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於

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

曹谷亦稱練習欽若奏校藏經未幾出為淮南轉運使

奏還卒業詮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為也仍令著作佐

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初詔取道釋藏經互相毀訾



者皆刪去之欽若言是月老子化經乃古聖遺迹不可

削去又言五年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

祕授延壽定觀內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於民

請摹印頒行從之此段總裁或已有入長編者當檢討

月癸丑欽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王子給事中填從吉削一任翰林學士給事中錢惟演

罷學士初咸平縣民張贊妻盧訴姪質被酒詢悖張豪

族也質本養子而證左明白質納賄胥吏從吉子大理

寺丞銳時督運石塘河往來咸平為請求縣宰本縣斷

復質劉姓而第令與盧同居質暨盧迭為訟縣聞於府

會從吉權知府事命戶曹參軍呂楷就縣推問盧之從

叔號略尉昭一納白金三百兩於楷楷久而不決且以

俟追劉族為名即還府盧兄太子中舍文質又因進士

吳及納錢七十萬於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以其事白

父而隱其受賄之狀盧又詣府列訴即下其事右軍巡

院昭一兄澄嘗以手書達惟演云寄語從吉事逮鈞銳

請緩之時及已亡命軍巡請搜捕且曰未得及則獄不

具從吉亟召軍巡判官祝坦至廳事後詢之毀所請狀

又令銳密問坦獄情何若頗自疑懼因密作奏請付御

史臺未報糾察刑獄王曾趙稹詣便殿以聞且言事涉

從吉慮軍巡顧避稹方知雜請不以付臺乃命殿中侍

御史王奇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鞫治仍遣中

使譚元吉監之逮捕者百餘人獄成奪楷鈞二官配隸

衡州郢州銳坦文質皆奪一官坦貶濠州參軍盧澄者



陳畱縣大豪也嘗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貨射利侵牟細民頗結貴要以是益橫劉綜知府日嘗犯法綜憤其豪橫繩之奪官配郢州仍請後有過不以贖論詔可其奏至是與昭一並決杖澄配隸江州昭一特除名從吉惟演並坐責自餘決罰有差情重者配隸外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王曙前知開封嘗舉楷於是坐降爲左司郎中職任如故王曙降官在七月庚戌王奇臺記有傳無州里癸丑詔官吏犯贓被劾有故延歲月以俟赦宥者自今法寺勿以赦原

乙卯以四方館使獎州刺史李允則爲引進使領敘州團練使依前知雄州兼本州部署允則久在邊城勤於其職至是赴闕復增秩遣之旣而允則言契丹國主名

緒境上書牒往來嫌名非便遂改高州

戊午禮儀院言郊廟署祝版及大祠祭玉置於齋房禮神所用頗涉輕慢望自今祝版并祭玉並押置齋宮之廳行禮前一日太尉與監察御史監禮博士同開太祝習讀庶盡嚴恭之道又每歲冬至郊祀昊天上帝神坐止令兵健陳設望自今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仍於神坐側增設燭籠燎臺以禦勁風又按禮例南郊籩豆饌物並於壇下設帳自來有司饌造旣畢卽實籩豆有經宿者望令起屋俟饌造畢卽納匱中將行禮時分實籩豆仍選內侍二員俟公卿點饌旣畢專主饌造監察同視行禮次令親事卒十人於壇壇外察視又郊祀壇值雨雪止就太尉齋廳設望祭之禮旣爲



宿舍而祇祀上帝未協嚴恭望即齋宮門內建望祭殿  
諸司齋房亦量增其數舊例大祀止太府寺供香今常  
祀天地宗廟望內降御封香並從之又製添匱付光祿  
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置禮料送祠所

庚申詔獎廣濟河催綱殿中丞任昭先是歲運糧十萬  
石昭在職一歲運四十五萬石故也任昭未見

辛酉上與輔臣言及尙書省制度因曰今惟銓選典故  
稍存而幕職州縣官中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曰曰吏  
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爾上曰言事者屢請復二  
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同  
領一職則漸可改作且曰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尙書省  
如京倉部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

事任不同當時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爾諸道兵賦各  
歸藩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郎所能制也朝廷所得才  
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它畱州送使之名皆藩鎮所有  
其後諸帥跋扈由藩鎮彊大也今之三司即尙書省故  
事盡在但一毫所賦皆歸於縣官而仰給焉故蠲放則  
澤及下賜與則恩歸上此國家不易之制也上曰何承  
矩嘗請以五等封爵給其戶賦且曰唐藩鎮富貴驕蹇  
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姑息之過也每易一帥罕有帖  
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使安審琦即馳驛至世  
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太祖變革制度迄今藩鎮提  
兵在邊防兼相位者每被召則奔命而至此制御之大  
要也好談古者恐思之未至上然之以西蕃總噶爾



族李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遵一名塔克遵一名郢城林布且初為僧後自還俗佐嘉勒斯賚裁制蕃族甚有威名屢祈朝廷爵命於是又求稱嘉木布曹瑋言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嘉木布可汗號也使遵一言得之則何以處嘉勒斯賚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請如斯多特例授官可也上與輔臣議其事王旦曰遵輒求嘉木布欲居嘉勒斯賚上而斯賚顧無所求遵驕恣甚矣然不可不納遂從瑋請 宜州言撫水蠻寇天河寨詔潭州都監內殿崇班李守睿往招撫之如敢違拒即發兵掩殺

壬戌詔自今文武羣臣舉官犯贓舉主同罪不至追官既經恩原降者仰審刑院具情理奏裁當議量貶官秩或降差遣如前所舉官間有貪濁亦許陳首自今必擇廉能乃形公舉更不在陳首之限

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玉牒及修皇朝新譜如唐天潢源派譜並以降臨記冠篇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並為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仙源積慶圖據安仁本傳附見藝文志云屬籍嘉名為皇宋玉牒事在六年其八年趙安

仁上仙源積慶圖與此不同當考

乙丑著作郎高濤杖脊黥面配沙門島清知秦康縣民有詣府訴家產者清納其賄時已罷任即逃避他所知府填從吉請對言其子銳先假清白金七千兩望傳詔捕繫仍置獄遂命駕部員外郎劉宗言監察御史仲甫



推勘清匿於進士丁禹家白官擒得之且搜其家獲財  
貨甚眾衣服有侈靡違禁者因揭榜許民告首并得他  
賊狀獄具法寺以所受贓不分枉直改命屯田員外郎  
丁謹修覆按清枉法當死上特貸之清庫部郎中士宏  
之子景德中進士宰相寇準以弟之女妻之寇卒李沆  
家復取為婿歷官以賄聞頗恃姻援以欺蠹小民務自  
驕縱被服如公侯家初銳就清假貸清以多納賂事將  
敗遂諾之求其為助時方鞫盧氏獄王曾為糾察力庇  
清從吉發此事欲以自解銳素狡獪始假清銀欲為庇  
護及聞有訟即以還之前以盧氏事已奪一任至是又  
坐請求削衛尉寺丞從吉坐首露在已發後又奏報不  
實用官減當罰金詔以從吉累犯憲章合當黜竄特追

右諫議大夫免其安置銳配單州自餘決罰配隸者數  
十人宗言仲甫以鞫獄失實並黜監物務府界提點虞  
部員外郎姚潤之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王承謹坐不能  
察舉復保任清並免所居官詔自今文武官舉三班  
使臣其同官及舉主未歷外任者不在行用之數曹瑋  
丙寅置梓州遞鋪先是命民丁傳送今革之也曹瑋  
言秦州管戍兵多闕營屋至有寓民舍者頗或擾人臣  
令役卒採木陶瓦為屋千四百區今並畢功上曰此州  
郡切務深可嘉也  
戊辰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從李允則  
之請也

庚午亳州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



犒官吏賜兵匠緡錢

夏四月戊寅詔京朝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赦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殆六七歲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

己卯洛苑使高州團練使藍繼宗責授如京使坐預修莊穆皇后陵至是隧道墊陷故也其使臣軍校第降罰之

庚辰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景德三年五月朔日當參考

乙酉詔罰武勝畱後駙馬都尉柴宗慶金二十斤宗慶從幸瓊林苑坐次命左右取水飲之為閣門所糾故也丙戌御製景靈宮贊頌刻石曹瑋言緣邊舊無濠塹

致蕃部屢有侵略今規度自永慶寨西城掘壕塹至咱爾隆凡五十一里已召集廂軍寨戶赴役二十二日而畢咱爾隆蕃部要害地也詔獎之其董役使臣將校並

賜器帛景德三年五月璋鑿鎮戍塹當參考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掩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緡竊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闕不可許也

己丑司天言太陰當虧占主大臣災詔王旦建道場於玉清昭應宮既而雲陰不見

壬辰以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張知白為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知白自青州歸朝表求判國子監上曰知白豈倦於處劇耶宰臣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亦可嘉也時執憲久闕特命授之

乙未詔三京諸路大辟罪獄既具而非理致死者委糾察提點刑獄官察之

丙申賜天下酺東京五日西南京三日諸州軍監一日

嘉勒斯賚遣使來貢

丁酉禁江南民賣藕膠

三年三月但禁虔州

戊戌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數寇邊知宜州董元已不善綏撫先是曹永吉知州蠻人饑來質餼糧者永吉優其概量皆忻愜而去元已未嘗饒假又縱主者剋削蠻人請赴闕貢奉元已驟沮其意遂使忿恚爲亂

黜元已以潭州監李守睿代之詔可

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以足疾請遜位詔不許堯叟久在告庚子車駕幸其第勞賜加等

辛丑知永興軍寇準言所部豪民多貸錢貧民重取其

息歲償不逮卽平入田產望降詔旨許人糾告嚴加科責上曰秦雍去冬物價翔踊此詔若下必訴訟紛起且

貧民飢乏孰肯貸假乎其論準俟豐歲行之

令入內內侍省定羣臣與諸宮院婚聘財物之數先是連婚戚

里者冗費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僉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或有破產者上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限其制度於是多所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

唐相元稹七世孫照上稹長慶中誥命壬寅以照爲台



州司馬

是月詔三京及諸路轉運司除川峽州軍外並據所管縣分弓手每人借弩一枝其令箭搶劍令各自置辦以簿拘管遞相交割委令尉常切教閱先是止降詔河北轉運司太常博士張希顏言復州有弓手置弓刀以捕寇者本州引私置衣甲器械律坐其罪皆杖脊配隸本城上因令徧下諸道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七

眞宗

宋 李燾 撰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帝聖號寶冊又以十七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令甯化軍葺天池神堂北界歲遣使一祀至是頽圯北界請加繕治故也

乙巳建皇親禮會院於新昌坊賜名嘉慶 邠甯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詔權停貢舉

戊申廣西路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拒命侵掠不已請益宜州戍兵從之即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知辰州曹克明為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廣白等都巡檢使兼安撫使殿直閣門祗候馬玉未見玉為同巡檢兼安撫都監並管勾溪洞事歲給公用錢三十萬發潭州駐泊虎翼兵三百人付之初軍士與蠻鬪頗有中傷者王旦曰蠻眾無行陣非敢與官軍敵但潛伏山林要路施藥箭耳因賜宜州巡檢解刀劍藥且戒其備預克明等既至蠻酋請罷兵克明不許又獻藥一器曰谿洞藥箭中人可

以此解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日當試以人乃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慙懼而去

傳云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進討乃詔益以潭州兵五千守人命珍七月乃赴任此時未也王文慶六月

初以修明道宮成轉內殿崇班亦不見除安撫都監不

知故傳何云爾或差

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監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陰山寺處銅坑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萬斤採取既多其後止及二三百萬斤望酌中定額上曰嘗記咸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常若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年雨旱驟減舊額是知天



地所育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  
庚戌御製元符觀頌刻石

王子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請於見役兵匠中選  
三五百人以備繕修詔以二百人為額 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茶  
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又言漕舟舊以使臣或軍  
大將人掌一網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  
之使更相伺察是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才失二  
百石云

乙卯環慶路承受公事王從德等言北界穆什族軍主  
朗密郭咩族蕃官伽强楚密克族蕃官馮伊特滿率其  
屬千一百九十人牛馬雜畜千八百三十器械百一十

四事來歸降詔撫之是數族者已嘗內附後為夏州脅  
制背去至是苦其力役故復款塞云王從德未見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羣臣  
稱賀會靈觀宇區數本志闕之當考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開封仙源奉符衡山華陰曲陽登封諸縣免今年夏稅  
十之三東畿他縣及五州府餘縣免十之二

丁巳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為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慶成使所至仍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  
從事辭日上賦詩寵其行

戊午詔獎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經徹章故  
也王初為詩即自成章有人心懷禮義之句上喜以語  
輔臣 詔黃汴廣濟石塘河催綱巡河京朝官使臣自



今每歲許一次入奏三門白波發運判官每歲許二人更番入奏林特言兗州仙源縣募置軍士五百三十

一人以給景靈宮太極觀洒掃之役望立為清衛左第

三指揮從之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

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本路

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

軍物為貢洎計司檢勘其數多失實故是奏件析之有

詔嘉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

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

也本傳以應卒有才等語為

王旦對上之辭今從實錄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

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

壬戌以黔州廂陽寨主右班殿直劉永為右侍禁軍校

士丁寨將三十一人次第遷補仍賜緡錢以擊殺蠻寇

有功故也天平軍節度使贈侍中周瑩卒錄其子孫

凡四人瑩在樞近無它謀畧及莅軍旅以畏懦自全累

厯藩閫多曠職有司初諡忠穆時議以為溢美即改元

惠詔可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

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幣之賜祀汾陰瑩知

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就給人多笑之

甲子降詔獎曹瑋瑋增修弓門冶坊和爾靜戎三陽定

西伏羌永甯小洛門威遠等寨浚壕凡三百八十里皆

以寨戶廂軍給役無擾於民故也又詔嘉勒斯賚塔克



遵有事宜至渭州者亦令瑋管勾之初郭敏還自甘州  
卽補借職復使賚賜可汗器幣入蕃至總噶爾塔克遵  
畱之於是可汗遣其首領李吉等九人送楊知進還塔  
克遵並畱吉等遣輝和爾語可汗曰楊奉職住甘州五  
年今郭借職往若更住則重煩朝廷取接可汗宜急寫  
領賜物表來就取所賜物當放吉等歸又語知進曰秦  
州大人部領軍馬直入咱爾隆慮蕃部有鬪謀者還曰  
幸爲我言願罷兵耳令蕃漢作一家卽不輟貢奉也因  
遣其種人當貝實送知進達境上并獻馬知進言塔克  
遵娶蕃部十八女爲妻嘉勒斯賚又娶塔克遵姪女塔  
克遵御下嚴暴蕃部不樂歲旱人多餓死止有質帳二  
三千其勢稍蹙矣是日左天廡坊草場火將士用力

及焦灼者第遷資級餘賜緡錢因令京城草場以泥覆之

乙丑以王旦爲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向敏中爲  
儀仗使王欽若爲禮儀使張旻爲鹵簿使曹利用爲橋  
道頓遞使又以旦爲天書儀衛使欽若爲同儀衛使丁  
謂爲扶持使又以謂爲修奉寶冊及參詳儀制使同王  
清昭應宮副使林特翰林學士陳彭年分爲副使陳  
堯叟言以疾在告請停生日恩賜詔輟宴而賜物如例  
丙寅謁景靈宮宴從臣於明福殿賜宮使而下器幣緡  
錢有差分遣官以宮成告天地玉清昭應宮太廟后廟  
社稷會靈觀太一宮

丁卯以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北作坊使獎州團練使



李溥爲宮苑使京東轉運使司封員外郎李湘爲祠部  
郎中監察御史知兗州王臻爲殿中侍御史獎修宮觀  
之勞也

戊辰上謂輔臣曰法官每定羣臣封奏多引往年詔敕  
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所奏請不行王旦曰起請頻仍  
則詔令有礙是以法官重於更改丁謂曰近李溥請私  
鬻鹽茶隨贓仗全給與人充賞者多稱假借卻給元主  
頗容情弊望并納官法寺詳定已從溥奏上曰特從溥  
奏者正是憚其不伏爾下位有所見當詳究利害而行  
之

辛未內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  
上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

忽聚盜宜警備之嘉勒斯賚與秦渭熟戶結爲釁隙曹  
瑋請益屯兵可如所請川陝長史監押巡檢有曠弛者  
代之

壬申置景靈宮副使以尙書右丞趙安仁爲之詔中書  
樞密院三伏聽午時歸第著于令

六月甲戌朔詔自今吏部選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  
入官資敘並具考第及所犯取進止先是銓司請曾經  
追停人再理考限及格乃得入令錄上曰若是則沉滯  
者眾矣朕近見一選人滯化中及第二十餘年公私事  
故至今未及十考由是而言不宜更加考數因條約之  
丙子詔年豐物賤宜申諭民間無得輕棄粒食違者論  
罪



戊寅幸會靈觀酌獻宴從臣於祝禧殿

辛巳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  
黥面配沙門島航爲吏所在貪狠持人長短衆多憚之  
上之尹京也航宰東明民有訟其鬻虛鈔納物者事狀  
明白按劾已就府佐皆曰此凶人慮有反覆須結正堅  
固乃可上聞泊府臺覆按事果中變航止罰金而已後  
在河東提點刑獄表求知博州聊城縣雖云便於舉葬  
實以是邑富饒利於培斂在齊州尤狡蠹不法笞箠無  
度彊取財物其子昭爲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聞其醜聲  
走僕齎書諫勉航怒重扶其僕至是提點刑獄滕涉常  
希右發其姦賊又揭榜令民首露得罪狀數十條遣御  
史李餗就鞠得實而竄之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身爲邊卒贖父移善地宰臣  
言父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昭責降在九月  
己未今并書之

甲申李士衡言河北螟蟲多不入田畝村野間有蟻食  
之又蝗飛空中有身首斷而殞者有自潰其腹有小蟲  
食之者斯乃妖不勝德而示茲異也

乙酉權三司使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內藏庫假賞賜  
物準奉祀例內有雜色匹帛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  
南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爲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  
給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且依舊  
借內藏金萬兩錢七十萬貫紬絹一百萬匹餘則三司  
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謗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



心公家然性卞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賈怨也上曰副使判官中亦有英俊豈宜輕待耶居歲餘卒以苛碎罷

丙戌秦州獨孤谷水壞長道縣鹽官鎮城橋及官廨民舍二百九十二區溺死者六十餘人賜被溺家緡錢

丁亥知許州石普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又請廢段家鎮移於建雄鎮詔問知陳州馮拯拯言無害乃許農隙興事

己丑詔自今遣官奉青詞祝版御封香往諸處祭告並令緘封護持每至驛舍安置靜處務極嚴肅違者重科其罪合遣使臣者卽選奉職已上賚送先是殿侍張信乘傳賚香合祝版赴南海致祭信寘于馬上頗虧恭潔

至中路震死其左右聞空中有言云無損祝版香合朝廷聞之因有是詔

辛卯涇原駐泊都監周文質言嘉勒斯賚遣人至渭州緣邊扇搖熟戶且令納質不爾則破其聚落此雖未可憑信然蕃戎之情或以類相嚮緣此等熟戶本依朝廷不知安撫恐惶惑無從忽致離異臣欲親至籠竿城已來告諭再令納質或有蕃兵侵掠則許其應援詔曹瑋裁定而行之

癸巳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命廣州出廩米萬石選官出糶以濟居民穀貴故也

丙申上謂輔臣王旦等曰邊城言契丹征高麗敗衄姦



人謀之謂朝廷北伐彼甚為備蓋多知天文近象緯示  
變皆主敵分其下必當有兵因有疑爾且等曰契丹或  
微弱則愈依朝廷必無負約之理所慮弟兄之間自相  
離異如漢宣時爭先來朝皆由微弱也 虞部員外郎  
張懷寶秘書丞韓庶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  
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賜庶緋魚先是起居郎樂  
黃目判三司勾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上  
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  
不能盡究曹事之弊爾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  
難舉其職且曰三部勾院為一司實為繁劇縱使重官  
為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  
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

等分領焉

韓庶未見

丁酉知陳州馮拯言境內有蝗尋遣官祭告焚捕已盡  
田稼無害近頻得雨麥菽滋茂上遣中使督諸州捕蝗  
至襄州知州孫冲不出迎中使怒乃奏蝗唯襄為甚而  
州將忽置無卹民意上怒命卽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  
狀馳驛以聞上悟為追使者咎之此據冲本傳附見  
庚子罷都大提舉在京倉草場官止命使臣二員提點  
辛丑太常博士范應辰言諸路多闕係官材木望令馬  
遞鋪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  
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從之范應

辰德化人

秋七月乙巳俞獻可言撫水州蠻累為寇盜宣旨招諭



曾不悛革近復集眾鈔掠融州廂陽等寨言巡檢樊明望許臣與曹克明以便宜掩殺詔從之  
丁未增築京新城

戊申詔諭南丹州刺史莫淮迪以其素懷忠順慮為撫水蠻所誘脅且令俞獻可曹克明安撫之

已酉殿直新欽州咄步寨主王素配隸荆南是寨久闕官俞獻可言當溪洞衝會求擇人補之三班以素充選仍令馳驛赴任素以地多瘴毒不欲行託疾在道二百餘日至襄州又稱病甚求免故黜之

庚戌知廣州陳世卿言海外蕃國貢方物至廣州者自今犀象珠貝揀香異寶聽賫赴闕其餘輦載重物望令悉納州帑估直聞奏非貢奉物悉收其稅算每國使副

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法輦三佛齊闍婆等國勿過二十人占城丹流眉勃泥古邏摩逸等國勿過十人並往來給券料廣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緣賜於所得貿易雜物則免稅算自餘私物不在此例從之 中使自嵩山來言蝗飛至山南遇雨悉殞於澗中殆數千斛河東轉運使言潞州致祭蝗悉飛出境鄰州或祭或驅皆漸殞散

辛亥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感塔焚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弗可乃止



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間者上顧謂  
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執政皆  
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此事不得其的日因  
京城故附見是日  
辛亥初九日也

癸丑上謂宰臣曰中使自兗州來言飛蝗所至不食禾  
苗唯食豆葉殆盡仍折禾持至穗甚長大朕疑其不實  
詰之具言大率若是可以覆驗京中蝗蝻頗多聞城西  
隅有田家粟止數畝觀蝗至相顧而泣俄悉飛去無傷  
亦有豪族設長塹埋瘞而益多者王旦曰今歲蝗騰非  
有神物主張則蔬果林葉殆無遺矣 延州言州泊定  
平安遠塞門栲栳四塞山水汎溢壞隄城 賜相王元  
偓彭王元儼九經

甲寅遣官分詣京城寺觀焚香以蝗災也 詔前降德

音賜酺宜俟來春 上覽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

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臣王旦曰節度州有三印

節度印隨本使使闕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吏用之

州印書則付錄事掌用暮則納於長吏凡節度使在本

鎮兵仗則節度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使印田賦則

觀察判官支使推官署狀用觀察使印符刺屬縣則本

使判署用州印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

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軍兵言管內則總察其

風俗京刺史則洩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西節

度使印也

乙卯分命內臣開封府河東淮南路各二人京東京西



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京城音樂十日宜州言撫水蠻圍思立寨監押劉斌帥兵拒退之又攻懷遠軍亦弗克詔獎其官吏將士仍賜鹽綵緡錢賜獎

詔在八月庚子今并懷遠軍書之

丙辰謁景靈宮上清宮會靈觀 開封府言祥符縣赤

岡村蝗附草而死者數里擷其草來上

戊午詔停京城工役 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本路屯

兵舊以兩川輦運帛匹充衣賜今請本路自備今年冬

衣計省綿絹五十餘萬以為上供丁謂曰河東本無綿

絹非可籌畫此蓋轉運司每歲大計其數故積羨爾此

見丁謂與堯佐不相能也三司假內藏錢四十萬貫

辛酉詔彊劫賊人罪當死以赦降從流者決訖仍隸本城

癸亥以蝗災遣官祀九宮貴神 上封者言蝗旱由大

臣子弟恣橫所致也詔諭宰相令學士院降詔以警在

位詔曰朕勤遵治化用致洽和而近以螟蝗傷於稼穡

考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

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俯從輕典

恐長弊風自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勗姑從保家

之美勿貽貶類之羞苟掇顯尤難從末減仍令所在官

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以入內東頭供奉官楊

守珍為宜融等州權同巡檢兼安撫都監管勾溪洞公



事乘傳之仕

乙丑殿前都指揮使曹璨知秦州曹瑋丁內艱並起復  
丙寅京兆府華州並言田穀滋茂蝗飛越境有自死者  
上曰諸州奏牘多云飛往西北朕慮聚於山谷蝻蟲滋  
多宜令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規度焚窖無使復生詔  
自今天下羣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  
災沴卽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  
助賑貸上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  
請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欸在外官  
屬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  
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降詔申救焉  
丁卯幸太一宮還過近城觀耕民賜以茶絹

己巳中使任守忠言白河東至見穀黍豆莢穗皆堅密  
而長行次潞州惟襄垣縣有蝗飛度不爲災又相州言  
安陽縣有蝗抱草而死者約十餘里磁華瀛博等州並  
言蝗不爲災王旦曰臣本貫大名有家人言食苗殊鮮  
近者分遣中使按視周悉可見陛下軫憂至深祈禱盡  
禮或聞多御蔬食今奏報至可以上寬聖念矣任守忠未見  
辛未向敏中還自兗州

八月壬申朔曹瑋言伏羌寨蕃部斯吉特布與總噶爾  
族李摩拉木私立文法臣領兵趨之悉皆潰散夷其城  
帳訖

甲戌詔兩省官並龍圖閣待制三司使以上自汾陰後  
來未經遷改者並特與轉官於是翰林學士承旨李維



等十人並以久次進秩

乙亥以左司郎中知制誥朱巽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  
司事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隨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知  
揚州先是上謂宰相曰隨在南京為治太寬王旦曰馮  
拯為中丞時隨掌臺雜拯言隨臨事汗漫上曰聞隨將  
有所為必先為人所料都會之境無以彈壓會知揚州  
薛映求代即以命之仍令巽諭旨戒敕

丙子以陝西都轉運使右諫議大夫李廸為翰林學士  
置會靈觀副使以迪為之又置景靈宮會靈觀判官以  
知制誥劉筠樂黃目為之 崇儀使入內押班周懷政  
為玉清昭應宮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王承  
勛為同都監供備庫副使周懷信為景靈宮都監東染

院使鄧守恩為會靈觀都監並遞宿宮觀懷政常在禁

中故增一員懷信懷政弟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

許以粟麥蕎菽互相準折其科買官物如土地不產具

數以聞 令江淮發運司歲畱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

年賑濟 禁京城殺雞

戊寅上謂宰臣曰諸路使臣言飛蝗多不食苗王旦等

曰前月蝗飛度河北鄉民方備焚撲連日西北勁風由

是不足遠自瀘以北少害稼者今麻豆堅實不復為慮

矣 有司諡故宣徽南院使贈尚書令追封譙王郭守

文曰忠武詔可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視蝗傷民田河南府密

縣所傷千二百戶偃師四百戶永安三百戶隸州順安

...

...



軍不食禾博州通利軍以霜寒悉斃於田野間概而言  
之十傷一二上曰朕始見飛集謂田畝一空自來諸州  
以不傷為言尚冀所收得半今此按視所傷殊眇且曰  
陛下精衷念民即弭災為福上曰所定蠲稅分數更加  
優厚輔臣退而相謂曰自季夏已來蟲螟為孽宣示諸  
路奏章上憂軫之意無時暫捨至於使者奉命出入皆  
能上體憂恤所至詢訪民隱閱視禾稼或採撥苗稼千  
里而至或能紀錄農事以達上聽古者人君舉一善言  
災星退舍況日夜孜孜焉以祈天救民為意乎前代中  
貴出使惟負氣恣橫官吏無得接對肯問民間疾苦耶  
非至德化下何由及此翰林學士陳彭年等言先準  
詔看詳新舊編敕及取已刪去并林特所編三司文卷

續降宣敕盡大中祥符七年總六千二百道會要云二千七百九  
十一道今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為三十卷其儀制敕書  
從本志今德音別為十卷與刑統景德農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  
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別具編錄若三司例冊貢舉國  
信條制仍舊遵用上謂宰相曰彭年等刪去繁文甚為  
簡便然有本因起請更相難詰衝改前後特畱一敕者  
今既刪去恐異日或須證驗即無從得之宜令錄所刪  
敕一本別付館閣以備檢詳實錄本紀並稱同玉清昭  
後陳彭年等加恩特不與焉今但從本志及會要不著  
特名實訓又稱別畱刪敕緣劉綜起請今亦不取實錄  
存刪去敕在六年六月壬午令京東轉運使及知兗州並兼管勾仙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使樞密使王欽若言宜州蠻人五月初既招



安不旬日復叛擾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求歸緩則叛去望詔俞獻可曹克明等或得蠻人要領卽以所擄人口資財付被劫家歃血重誓乃釋其罪從之

癸未以京師愆雨遣使分禱宮觀寺院 詔自今屠耕牛及盜殺牛罪不至死者並繫獄以聞當從重斷時中使鄭志誠使洛回言道見鬻牛者甚眾慮不逞輩因緣屠殺故戒之 宰臣王旦以衰病求罷詔不許仍斷來章

甲申戎瀘資榮州都巡檢使張元普請城洧并監上虞擾人生事不許

丙戌上親製奉上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

具儀仗迎導赴天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

陳堯叟罷爲右僕射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閣門

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

召堯叟子就賜告牒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

錢百萬其河堤事令通判專領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

至便殿許其子衛尉寺丞希古扶掖而升有詔勿拜賜

坐久之別賚錢二百萬賜希古緋又作詩餞其行堯叟

偉姿貌彊力奏對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

能周記云 祕書丞韓庶言諸州鞫獄多以勘官所部

僚屬錄問慮有冤濫不能明辯望於鄰州選官從之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於長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王旦等曰昨偶蟲螟已優免民賦今稍沾時雨亦未妨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七



農事物價甚賤陛下憂軫過深四方封奏一一親覽近者特詔旨蠲京畿權酷之民折輸芻藁中等已下殘欠夏稅又與倚閣生民受賜多矣天災流行從古所有陛下精祈懇至減膳蔬食臣等備位宰輔豈勝慙懼伏望稍寬宸念再拜以請上撫諭久之  
戊子詔以旱罷近臣社日飲會又罷秋宴 知許州石普上平宜州蠻利害上以爲迂闊罷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以來歲受尊號冊寶不許自是五上表乃許之  
癸巳詔諸路轉運使曉諭州府軍監長吏等凡有獄訟必須盡公審察務於平允其大辟罪如情輕可憫及理有所疑者並許奏裁以副欽卹

甲午審刑院上奏案有命官自蜀代還部綱京師私挾元封內繒帛其中遣郵置卒賚擔規免商算知院孫僅等請以違制失論上曰此得謂之失耶僅不能對王旦曰律之詐欺百端皆是大率言失者須思慮所不到此公爲詐欺非失也遂改從違制

丙申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忿漁人索賣漁直遂令僧守肱殺其院狗卽白官誣漁人盜去縣遣里胥捕漁者并父繫送院中守肱毆殺之又賂縣典集耆保掩捕漁者二弟並殺之又以刃傷漁者母因以殺獲劫賊聞於縣尉汲濟濟受吏請求驗尸之際令主者隱糜縛之跡並其家老幼荷校送軍縣令孫疑覆視又以老眊爲吏所罔因本軍劾得實法端



守肱坐死自餘咸以德音原免今體量漁者本家兄弟  
三人以捕漁為業餘皆乳抱今四人遭殺三人被傷察  
其事狀最為巨蠹欲望特降詔旨並從重罰不以恩例  
末減詔杖濟脊配隸道州疑貶文學餘鯨面配廣南遠  
惡州凡十五人以守肱私田五十九畝給被傷家上  
封者言近者文武羣官所舉三班使臣多非素諳才器  
但受請屬到闕之後章薦交上頗非國家擇才之旨望  
自今見任知州通判本路鈐轄都監諸司使副以上乃  
得發奏所舉之人須經兩任監押巡檢無遺闕者其舉  
主見在任即許行用如內有事故者不得理為舉人之  
數從之

丁酉東染院使會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張繼能坐前護

修莊穆皇后陵隧道摧陷降授西染院使四月己卯  
戊戌命入內殿頭趙懷寶李允文率步騎四百往并代  
州捕賊

己亥丁謂面陳生日蒙降賜生餼酒樂令就私第宴會  
優異之禮非臣敢當況禁樂已來未嘗陪侍遊幸兼在  
會靈道場齋宿望賜寢罷從之王旦曰臣等每遇生日  
曲蒙恩賜又遣諸司供帳況兩制近者皆有兼掌並廢  
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賜與所許集會止召親舊上  
可之自是賜酒餼如故但不設會

庚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  
流內外卿與樞密使王欽若親厚故引用之但令判銓  
實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掌修



撰遂爲例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  
昭文館知越州復授直館乃明年三中書以仲秋朝  
陵官少宗姓者欲用知雜御史趙稹上曰御史出入動  
有典制府縣事體甚盛楊礪常言五代以來御史出使  
氣陵藩屏周世宗在澶州目覩其事故稍減損稹若外  
使亦非便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七終





